

印與款 臺灣陶痕特展

IMPRESSIONS AND MARKS
TRACES OF TAIWANESE CERAMICS



印 與 款

臺灣陶痕特展

IMPRESSIONS AND
MARKS:
TRACES OF TAIWANESE
CERAMICS

2026
4.17 — 7.12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3樓特展室
3F Special Exhibition Room
New Taipei City Yingge Ceramics Museum

目次

Contents

館長序

Foreword by the Museum's Director

6	六千年陶痕的文化記憶／張啟文
	Cultural Memory in Six Thousand Years of Ceramic Imprints／CHANG Chi-Wen

專文

Essays

10	印與款：臺灣陶痕特展／鄧淑慧
	Impressions and Marks: Traces of Taiwanese Ceramics／TENG Shu-Hui
34	臺灣中部史前時代陶器的紋飾／劉克竑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n Prehistoric Pottery in Central Taiwan／LIU Ko-Hung
52	印記・落款・兩世紀：南投陶與土地的歲月對話／梁志忠
	Imprints and Marks: A Two-Century Dialogue between Nantou Ceramics and the Land／LIANG Chih-Chung

綜觀六千年

An Overview of Six Thousand Years

68	單元介紹 Section Introduction
70	展品圖版 Catalogue Plates
108	展場照片 Exhibition View

區域特色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110	單元介紹 Section Introduction
112	展品圖版 Catalogue Plates
164	展場照片 Exhibition View

印款的分類與文化意義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Impressions and Marks

166	單元介紹 Section Introduction
168	展品圖版 Catalogue Plates
188	展場照片 Exhibition View

技藝與工具

Techniques and Tools

190	單元介紹 Section Introduction
192	展品圖版 Catalogue Plates
209	展場照片 Exhibition View

特別感謝

Special Thanks

六千年陶痕的文化記憶

陶瓷，是人類物質文化的重要見證，也是生活與時代美學的具體展現。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作為臺灣首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專業博物館，以「深耕在地、放眼國際」為核心願景，致力於保存珍貴陶瓷文化資產，記錄臺灣陶藝發展脈絡，並積極推動當代陶藝創新與跨域交流。我們相信，博物館不僅是文化保存的場域，更是連結歷史、藝術、產業與民衆生活的重要場域。

近年來本館積極策劃陶瓷文化研究展覽之外，也持續結合地方力量，與陶瓷專業學校及在地企業合作辦理陶藝展覽，加大當代陶藝創作能量，也陸續發表研究成果，深化臺灣陶瓷文化的發展與傳承。在陶瓷工藝研究方面，積極投入陶瓷技術及文史資料的整理與出版，陸續完成《鶯歌陶瓷史》、《灰釉—植物灰的故事與應用》及《臺灣陶瓷史》等專書，逐步建構臺灣陶瓷文化的研究基礎與知識脈絡。

本次推出的「印與款：臺灣陶痕特展」，以「印」與「款」為切入視角，透過陶瓷器上的紋飾、印記與款識，帶領觀眾認識臺灣六千年陶瓷文化的發展脈絡。從史前先民於陶器刻劃紋飾的生活智慧，到漢人與平埔族製陶技藝交流融合的器物，以及具紀年的清同治十年佛祖香爐等文物，進一步呈現日治時期文字、釉彩與印刷技術引入後，陶痕如何逐漸發展為標示地名、窯廠與商標的「陶瓷身分證」，並形塑臺南、南投、臺中、苗栗、新竹及大臺北等地鮮明的區域特色。陶痕不僅是器物上的裝飾與標示，更承載著不同時代的工藝技術、社會文化與地方記憶，也映照出臺灣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遷的歷程。

本展得以順利呈現，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以及國內多位私人收藏家慷慨提供展品與協助，豐富展覽內容，共同促成這場跨越六千年的陶瓷文化對話。透過陶器上留下的一刻一印，感受臺灣陶瓷文化的生命力與歷史厚度，並看見這片土地長久累積的人文精神與工藝智慧。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館長

張啟文

Cultural Memory in Six Thousand Years of Ceramic Imprints

Ceramics stand as an important testament to human material culture and a tangible express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aesthetics of different eras. As Taiwan's first museum dedicated to ceramics, the New Taipei City Yingge Ceramics Museum is guided by the core vision of “Cultivating Local Culture, Embrac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We are committed to preserving precious ceramic cultural heritage, docum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ceramic art, and actively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and exchange across different fields. We believe that museums are not only places for cultural preservation, but also important platforms that connect history, art, industry, and people's everyday life.

In recent years, in addition to organizing exhibitions grounded in research on ceramic culture, the Museum has actively collaborated with local partners, ceramic schools, and regional enterprises to present ceramic art exhibi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creative vitality of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We have also continued to publish research findings to deepe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Taiwan's ceramic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ceramic craft research, the Museum has devote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the document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eramic technologies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aterials, publishing a series of scholarly works, including *History of Yingge Ceramics*, *Ash Glazes: The Stories and Applications*, and *A History of Ceramic in Taiwan*. Together, these publications have gradually helped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and knowledge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aiwan's ceramic culture.

This special exhibition, *Impressions and Marks: Traces of Taiwanese Ceramics*, approaches Taiwan's ceramic history through the lenses of “Impressions” and “Marks”. Through decorative patterns, marks, and inscriptions found on ceramic objects, the exhibition guides visitor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ceramic culture over the past six thousand years. Visitors will encounter the ingenuity of prehistoric peoples

as reflected in incised decorations on pottery; vessels that reflect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pottery-making traditions between Han settlers and Plain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dated artifacts such as a Buddha incense burner bearing inscriptions from the tenth year of the Tong-Chih reign of the Ching Dynasty. The exhibition further explores how,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introduction of textual inscriptions, colored glazes, and printing technologies transformed ceramic imprints into “ceramic identity cards” that recorded place names, kiln workshops, and trademarks. These developments helped shape the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eramic production in Tainan, Nantou, Taichung, Miaoli, Hsinchu, and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Ceramic imprints are more than decorative motifs or identifying marks on vessels; they embody the craft technique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and local memories of different periods, while reflecting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of Taiwan over time.

This exhibition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generous support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Yilan County; the Yilan County Lanyang Museum; the New Taipei City Shihsanhang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numerous private collectors in Taiwan who kindly lent objects and provided assistance. Their contributions have enriched the exhibition and made possible this dialogue across six thousand years of ceramic culture. Through every carved line and impressed mark preserved on ceramic surfaces, we invite visitors to experience the vitality and historical depth of Taiwan’s ceramic culture, and to appreciate the human spirit and artisanal wisdom that have accumulated on this land over generations.

Director

New Taipei City Yingge Ceramics Museum

Chang Chiwen

專文 Essays

印與款：臺灣陶痕特展

鄧淑慧／策展人・圖文提供



人類在製陶的過程中，除了克服技術上的種種困難外，還花了许多心思加入陶痕，這種「多此一舉」的行為，正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可貴之處！陶器為人類文明史上最為獨特的人造物；利用泥土造型、駕馭火改變了土的物理性，為了追求生活的美好而製造器物。然而又不辭辛勞花費更多的時間去刻、畫、壓印、黏接，似乎為了「表達」something，進而又為了這些抽象、半抽象的表達去研發、製作工具，這個令人不解的循環正是人類累積文明的力量，且不同於其他物種的地方！

從臺灣考古出土的大量史前陶器與碎片中，我們很驚訝地發現，六千多年來的臺灣陶人，在追求物質需求的過程，除了實用之外，表達感受、表現美感與展現認知；這些無法用言語傳達的內在精神、生活經驗，促使人們在製陶過程中不斷地展現在陶痕的圖騰、展現在工具的精進；因而累積出「技藝」的美感，並且交互學習抽象符號的情感表達，一代接著一代傳達於陶痕，讓「意義」與「美」成為共通的符號，存在於生活應用。超越時空永恆留存的陶痕，成為我們今日臺灣人特有的文化。

本次特展縱貫六千年，感受臺灣這塊土地所出現過的陶痕、印記、落款，所傳達的真實情感與追求美感的職人精神。從技藝與工具的角度重新認識臺灣陶瓷史，並從臺灣各傳統窯區的近代發展特色，看到這塊土地真真實實的生活軌跡。縱使巧匠藝師已遠離，即使陶藝家不在人間，透過印與款——臺灣陶痕，代代薪傳的工藝，各種族群內在想要傳達的真誠與深情將永遠留傳在這座島嶼。

一、綜觀六千年

綜觀六千年來，臺灣陶瓷所留下的印痕壯麗可觀！從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就有非常豐富的圖案紋飾，粗繩紋、篋紋、刻劃的圖案宛如現代設計師。4000-2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各種文化層，全臺遺址陸續出土的陶器，除了有細繩紋、刻紋、壓紋、貝紋，還有紅彩、黑彩、附加堆紋、模印紋，可以說是種類繁多，令人嘆為觀止！近 1800-350 年前，臺灣進入金石並用時期，加入了金屬雕刻的木製拍印工具，以及使用模具的壓印紋，展現出更加豐富的文化風貌。淇武蘭遺址出土大量的幾何拍印紋陶，顯示拍陶技藝和雕刻拍印工具的製作相當盛行。近四百年臺灣原住民在大航海時代的衝擊下，從中國而來的貿易陶瓷以及中國沿海漢人製陶技術席捲而來，造成平埔族製陶工藝的快速消失，看似此消彼長，幸而從陶痕的角度來回顧，拍陶工藝與印紋的 DNA 已經默默地融入漢人的製陶技藝之中。

清代臺灣製造的陶器以實用為主，陶痕印紋除了裝飾的功能，就以吉祥祝福的圖案為主，極少數有「文字」出現在陶瓷器中，年號讓時間有了可以考證的依據，然而臺灣人製陶至少有六千年，出現可考的年號「同治歲次庚午年」僅有 156 年，這一百多年來「年號」的滄桑演變，正是看盡臺灣命運波折的符碼。

日治時代，印痕有了兩個關鍵性的轉變，就是「文字」的大量加入與「釉彩」也執行了文字的意志，「釉」不再只是展現色彩與圖案。因為日本政府的大力介入，臺灣陶瓷的印痕形成「商標」與「地域」兩種意識型態的主張。品牌意識的崛起，臺灣陶瓷開始有了身分證，這也和教育的普及有所關聯，多數人識字了，可以辨識文字型的印痕。地區、窯廠、窯主姓名，逐漸成為印款的主要代碼與圖騰。陶師依然沒沒無聞，抑或是隱藏的小小記號，只有少數日籍技師有個人落款的觀念。訂製款、廣告、祝賀詞、吉祥象徵，陶瓷也逐漸成為宣傳工具。

近一百年來臺灣陶瓷技術的突飛猛進發展，印款的變化也急遽翻轉；幾千年來以拍印為主流的技藝，竟在近四十年消失殆盡，「釉紙貼花」的快速興起幾乎取代了傳統書法與繪畫的高手，「底章」以及簽字落款成為當代陶瓷的主流。直到大約半個世紀前，隨著陶瓷專家、藝術家的參與陶瓷產業，個人意識的覺醒、個人陶藝工作室的興起，簽名、落款成為一種價值與辨識的重點，陶痕著重個人簽名落款或獨有的印款設計，簽名和落款成為鑑定真偽與價值判斷的依據。



二、技藝與工具

臺灣陶痕的技法非常非常多，歸納為簡單的刻、印、畫、黏四大類介紹，以方便讀者認識：

(一) 刻：以削去法為主的刻、切、挖，製造「線刻」、「節點」、「篋紋」，六千年來都非常流行，最早可能是用骨頭、魚刺、貝殼、石頭、木、竹等工具製造線條刻劃刮痕，後來有了鐵釘、鋼針、刀等專業刻劃工具。從簡單的線條、抽象圖案、規律的幾何圖案到近代的文字圖案，從十三行遺址出土的超高難度的「鏤空」陶器到近代陶藝家簡單瀟灑的落款簽名都是這種「刻」掉坯體表面土屑，以製造高低差的技法。

(二) 印：印紋分為壓印、拍印兩大類，是貫穿整個人類製陶史重要的技藝。從最早的繩紋、圈點紋開始，僅使用一顆石頭、一根木棍，就可以拍打陶器，有可能是從樹皮或樹幹拍出了紋路，慢慢有了繩子纏繞的拍打工具。傳衍至內手使用大型陶製石珠，外手使用雕花陶拍、木拍，以及雕刻相反文字的印紋工具。拍陶技藝在一千多年前金石並用時期就已經發展出雕工細緻，胎體甚至可以拍至 0.15cm 的薄度。從淇武蘭出土的大量拍印陶可以看到這個區域在雕刻和拍陶的高度成熟發展。

1950 年代帶有文字與花紋的拍印技藝發展到最高峰，以「金煉成花朵紋」為代表。由於拉坯、注漿等技術的興起，以及社會生活陶器的需求改變，內外手的拍陶技藝與「拍印紋」現今竟然幾乎失傳！

壓印紋與底章依然盛行，從最古老的一根蘆葦桿、一個貝殼印開始，一千多年前南部的「龜山文化」就有「手牽手護臺灣」的造型故事了！連續性的壓印，也發展出「輪印」的技巧和工具。



(三) 畫：史前的彩陶有紅彩、黑彩，除了說明人類對於不同土與礦物的收縮比有了豐富的知識與技藝底蘊外，也開展了書寫與繪畫的美學。清代臺灣就有青花碗的技藝引進，到了日治時代，「釉」除了增加美麗的色彩與圖案外，用釉來「書寫文字」的表達，成為臺灣陶痕的重要表現形式。近代的青花、釉下彩、釉上彩，以彩繪和書法代表品質與附加價值的提升。直到「釉紙貼花」盛行，強調工藝繪畫與書法的技藝逐漸走下坡。不論是早期用泥或是近百年來用釉書畫，「畫」一直是人類表達的重要方式！從一條粗粗線條的紅彩，到細細交叉紋的黑彩，這都是經歷了數千年的摸索、經驗的累積才能開發出來的色彩與工具。

(四) 黏：坯體外加的黏接；以泥條裝飾成繩紋、泥餅壓印、乳丁等。土與土之間的重新接合，需要一些技巧去克服收縮後的剝落失敗，但人類還是不厭其煩地黏接，樂此不疲！無外乎「加」的技巧，帶給工藝人製造的快樂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也是陶土這個材質最大的優勢！從最原始的耳、鈕、把，到繁複的色土「貼花」技巧，在加加減減、壓壓畫畫多重技法的表現下，「浮雕」、「鑲嵌」、「釉雕」等陶痕在人間開出驚豔的花朵！

三、區域特色

臺灣進入歷史時期以臺南最早出現漢人製陶的文獻記載，現在傳世的「米街」神像以及歸仁窯區磚胎的生活用品，說明漢人生活與信仰的主流化，極少數流傳的西拉雅族陶器與漢人生活陶風格迥異。但從臺南科學園區陸續出土的考古陶器可以證實，遠在五千年前臺南人就已經很會製陶了，明清時代以中國進口為主的生活陶器，西拉雅族也逐漸使用安平壺、硬陶器、青花瓷等舶來品，部分漢人生產的生活陶器中有著奇特的壓印花紋，循著陶痕我們彷彿看到來自遠古流傳下來的訊息。



南投陶的印記風格以清代的鑲嵌、鏤空、剔花最爲知名，後因爲受到日本政府輔導的影響，開始出現「底款」的印章，協德窯「臺灣南投」名氣響亮，應該是最早打出「臺灣」名號的印款。水里大缸的大印，有地名、窯廠名，甚至有了電話號碼的印記，除了宣傳還有聯絡功能。

臺中地區沙鹿、龍井是傳統重要窯區，從「牛罵頭文化」、「番仔園文化」說明了大肚地區不容忽視的陶史，雖然現在已經看不到窯廠，這幾件「Made in Taiwan」的外銷馬、犀牛，讓人回憶起 30 幾座蛇窯林立的繁榮景象。「大甲東」的印記以種類花樣繁多取勝，至少有 50 種，早期以花紋圖案爲特色，似乎也與「道卡斯族」製陶技藝有所關連。日治以後開始強調「大甲東」地名、廠名最爲特殊，以「大甲東」三個字代表陶器的正字標記，大家絕對沒想到這是地名也是平埔族社名。戰後在嚴禁使用西元用語的年代，竟然出現「1955 年出」的拍印紋，相當罕見而奇特，原來和韓戰以及臺灣戰略地位的背景有關，美軍在清泉崗設立基地，爲了補償拆遷戶所定製的贈品。「臺灣省」、「國徽」等訂製款說明政府也是文創商品的先驅。



苗栗陶的印記種類最多，因爲日治時代製酒與售酒收歸國有，指定酒甕在苗栗製作，一直延續到 1990 年代，公家標購的酒甕，交貨時每家陶廠都必須要有專屬的印記。苗栗製造酒甕的陶廠至少有 25 家，筆者收集到兩百多種印款，這還不包括其他生活陶器的印紋，例如頭份百年古窯恒益橢圓形的「缸唇印」相當具有代表性。1970 至 1990 年代苗栗號稱「裝飾陶瓷王國」，替外國名廠代工的種種公司商標、年號、訂製典故也是不勝枚數。酒甕的印記以廠名、窯主名、年代、師傅代號爲主，少數有地名、紅露酒、公賣局等訂製款。技法以拍印、壓印最盛行，少數泥餅貼印有日本技師傳下的工藝手法。傳統陶師中以吳開興轉型最早，有俐落大方的個人簽名落款。從松山搬來後龍的「松興窯」，晚期以「川竹窯」紀念創辦人，也是臺灣第一代陶藝家蔡川竹。

新竹陶中的「金煉成」印記用拍打連成一橫排，或是三朵花、品字型的印記最爲特殊，也是拍印技藝的佼佼者。金煉成的陶師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大甲東，1940 至 1960 年代將日用陶「拍印」技藝與釉燒的工藝融合表現到最高峰。「咸菜硯」印款爲桃園廳，原來是關西的百年古窯廠，雖然現在窯址已不復存在，還好有這刻印見證了新竹陶關鍵的一環。鍾敬恭的鹹菜甕陶廠，曾經聘請福州師來製陶，也聘請賀本庄三郎來製碗，由這刻印痕串聯起「大屯製陶所」到「三洋磁磚」的一連串故事……





大臺北地區陶瓷，有西湖磁廠、觔舁金義合、松山蔡等老字號。北投雖然文獻記載清代即有青花碗工藝，但仍沒有明確的文物佐證。日治時代以青花書寫、底款刻印或以釉書寫落款最具時代特色。大正時期賀本庄三郎用「型紙」手繪的「青花鶴紋碗」引進這類日系風格及其相關工藝，對於臺灣碗盤的影響深遠。「北投燒」起初以地名、廠名推展陶瓷產業為主要概念，極少數日本技師留下個人印款。戰後因為專業陶瓷、美術人才的加入陶瓷廠工作，從仿製中國古典陶瓷轉變到以陶瓷作為藝術創作的風潮逐漸興起，強調個人簽名、個人底章，引領臺灣的陶瓷走向個人主義的印痕。

鶯歌的「益成記」、「和成」等大廠留下的陶痕和瓷款，也標註著日治至戰後產業的發展。1960-1970 年代的「仿古瓷」出現明清的年號，是鶯歌陶瓷史上一段特殊的因緣。阿萬師趕上壺藝興起的 1970 年代，一只壺有三種款，李清標以「金峯四象」藝名留下個人風格的雕塑品，鶯歌的陶痕終於開啟了個人識別。

近六十年來產業的大量分工，「釉紙貼花」的興起與風行，讓精於書畫的藝師差點失去了舞臺。曾經，藝術家的加入為臺灣陶瓷帶來一股新的活力，以陶土為媒材，以釉彩為顏料，只管創作，燒製委託陶廠代燒，落款者為畫家或藝術家，強調「落款」以辨識價值與真偽。隨著陶藝工作室興起，陶藝家又開始整合整個工序，從選土、練土、造型、施釉、燒藝去找出自己的陶痕，以開創個人的藝術風格和自己的市場價值。

四、陶痕印款的分類與文化意義

陶痕與印款是一種技藝與美的符號，是一種意識的流轉，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逐漸演變成陶瓷的身分證、品牌的主張，間接促成在地意識的覺醒與個人藝術價值的識別。

以下將臺灣的陶痕印款分類討論背後的文化意義：

(一) 紋飾：最早的紋飾有粗繩紋、細繩紋、篋紋、刻劃紋、壓印紋等，後來逐漸發展成用紋飾代表某種意義和情感，例如排灣族有公壺、母壺象徵社會地位，也有簡化成幾何圖形用來表達認知與傳達訊息，波浪、太陽、舞蹈、魚、鳥……網點紋、圈點紋、粗蓆紋、細蓆紋長期累積下來有裝飾美化和辨識功能。螺紋、粗直紋、細直紋除了裝飾還有減少失敗率的功能。龜印紋最常用來辨識師傅的手藝，厲害的陶師慣用的工具，隱含著某位未曾留下姓名陶師的代碼。



(二) 陶廠名：日本政府為了工商管理增加稅收，同時也推行地方特產，陶廠名成為必要的記號。大甲東「豐榮號」、「協利」，沙鹿「金福興」，新竹「金煉成」、「振興」等都是陶廠名，有時陶廠名也會和窯主名一樣，或是和地名取一樣的廠名。例如「大甲東」既是地名，也是陶廠名。

(三) 地名：主打產地的印記最知名的有大甲東。南投燒、北投燒屬於大地名的聯合宣傳策略。大屯、公館、竹南是地名也是陶瓷廠名。鶯歌、尖山、龍目井、水里、咸菜硯、大甲東等都是傳統陶區的小地名。明治年間臺中大甲東內窯「大甲東庄八三番地」為有窯場地址的印記，另外苗栗大坑出現的橢圓形印章，除了有窯主林榮飛姓名，也有窯場的地址。

(四) 窯主姓名：「林榮飛」為窯主名、林（依犁）、（許錦）文，以窯主姓或名為印記代號。「蘇興隆」的印記中蘇是窯主蘇德福的姓，興隆是廠名、「葉泉豐」也是窯主姓加上陶廠名。

(五) 師傅記號：圓圈圈、阿拉伯數字。通常是論計計酬，師傅自己做記號，以方便窯主計算工資。

(六) 年印：「1955 年出」是唯一一西元年的拍印款，50、五十一年都是民國年壓印款，少數有大正的年號、昭和年款，清代同治的年款更是稀有。大清雍正年製、大清乾隆年製這些都是仿古的穿越時空之作。贈品和壽酒的「中華民國年代」是當時的社會氛圍，千禧年後年款改以西元年居多。從年款的變化多端，看到臺灣詭譎多變的命運。

(七) 訂製款：國徽、臺灣鐵路運輸局、鮮大王、紅露酒、冬菜、臺灣省，這些都是訂製者要求有宣傳功能，甚至加上廣告詞。「全台好」據說是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宣傳品。





(八) 祝福、賀詞、吉祥象徵圖案：多子多孫、年年有餘、福祿壽喜、蝙蝠（福）、萬字等象徵圖案，後來直接使用文字書寫祝賀辭。

(九) 個人簽名落款：老陶師、藝師受到藝術家的啟蒙，開始注重個人簽名與專屬印章，以增加辨識價值。知名畫家席德進的「席刻」、臺灣第一代陶藝家林葆家的「葆」用房子造型代表「家」。

陶痕貫穿了數千年，歷久彌新，當我們一眼看到大馬璘遺址陶片的刻劃，彷彿設計師昨天才刻劃上去的。有些罕見特殊的符號展現了獨特性的創意，竟然在臺灣南部及東部的「龜山文化」看到「手牽手」圍繞篝火跳舞的族人，讓人聯想到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手牽手護臺灣的文創商品，不管是單純的情感表達或抽象的符號化語言，透過製陶的過程流轉而出長留在陶器表面成為永恆的胎記。本次「印與款：臺灣陶痕特展」不僅是呈現臺灣陶瓷在地的文化歷程，也是陶人提升自我的意識覺醒。這些「MIT」的臺灣陶痕，烙印刻劃在泥坯上，經過窯火智慧的淬鍊，留下這塊土地人們生活最珍貴且重要的圖騰與符碼，從陶痕綜觀六千年來臺灣人的生活軌跡，我們看見截然不同的臺灣，一個陶瓷豐富多樣且綿延不絕的藝與美之島嶼！



參考書目

江淑女總編輯

2012《臺灣文物動物大觀：百年窯籃硯聲響起》。臺中縣：中縣民俗文物協會。

邱水金、李貞瑩

2006《淇樂陶陶——淇武蘭陶罐圖說》。宜蘭市：蘭陽文教基金會。

李坤修

2009〈下多良遺址出土陶器上的人形印紋〉，《文化驛站》，25：38-41。

洪敦光

1999《縱橫百年・風華再現：新竹陶》。新竹縣：竹縣文化。

徐文琴

2003〈臺灣史前與原住民陶藝初探〉，《臺灣美術》，51：64-79。

陳有貝、邱水金、李貞瑩

2005《淇武蘭遺址出土陶罐圖錄》。宜蘭市：蘭陽文教基金會。

陳信雄

1997《磚瓦之美》。臺南縣：六甲鄉公所。

陳新上

1999《阿嬤硯仔思想起：館藏臺灣日用陶瓷》。臺北縣：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2001a〈鶯歌的陶瓷大學「益成記」(上)〉，《陶藝》，31：40-45。

2001b〈鶯歌的陶瓷大學「益成記」(下)〉，《陶藝》，32：38-43。

2007《臺灣陶瓷的領航員——北投陶瓷發展史》。南投縣：臺灣工藝研究所。

2011《臺灣百年，陶瓷・北投燒：臺灣現代陶瓷的故事》。新北市：博揚文化。

2015〈鶯歌藝術陶瓷的殿堂——觀看陶瓷重鎮的歷史歲月〉，《陶藝》，88：24-29。

2019《鶯歌陶瓷史》。新北市：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黃翠梅、李匡悌、盧泰康

2008《十三窯傳奇——歸仁窯考古與研究成果集》。臺南縣：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曾肅良

1997〈從圖騰的觀點探討彩陶紋飾的內在意涵〉，《臺南家專學報》，16：89-95。

葉美珍

2016〈館藏臺灣西部大坌坑文化陶片刻劃紋研究〉，《南島研究學報》，6(1)：51-114。

熊仲卿

2021〈古代陶容器的裝飾意義〉，《Joy 愛十三行半年刊》，14：10-15。

劉克竑

2021〈大馬璘遺址陶器的紋飾〉，《Joy 愛十三行半年刊》，14：4-9。

劉益昌

2002《淡水河口的史前文化與族群》。臺北縣：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

鄧淑慧

2003《酒甕的故鄉：苗栗酒甕的歷史與文化特色》。苗栗縣：苗栗縣文化局。

2011〈頭份百年古窯研究報告〉。苗栗縣：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2022《大甲東陶》。苗栗縣：大地原創有限公司。

2022《新竹陶・金煉成》。苗栗縣：臺灣陶文化協會。

2024《圓滿有餘：劉峯松常民生活陶美學收藏聯展》。彰化市：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2025《臺灣印記》。彰化市：財團法人拓展文教基金會。

鄧淑慧、盧泰康

2008《臺灣的蛇窯》。苗栗縣：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梁志忠總編輯

2002《南投陶文物風華》。南投縣：南投縣民俗文物學會。

臧振華、李匡悌

2017《南科出土文物選粹》。臺東縣：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

游博文、湯好編輯

1997《陶藝先驅：蔡川竹陶藝遺作輯》。彰化：左羊出版社。

張維安、鄧淑慧、林子煒

2006《苗栗裝飾陶瓷產業》。苗栗縣：苗栗縣文化局。